翠神

連盈慧

老表親打算定居番禺，邀請我們看看他們那邊的新樓宇。十年沒到過番禺，兩老人伏那個新邨，比十年前舊了一點，商戶也改變了不少，民風倒沒有變，路上多見精神矍鑠、走路穩健的老人家，身體語言顯示生活優閒，已樂於晚年安居了。

走馬一日番禺遊

當地物價無可避免三級跳，經營方式直追香港，據說發展商來自香港，新邨模式也從香港取經，小業主住戶亦多香港中產、廣東中產；該區設有國際學校，有不少外國人在此居住，消費自然高過其他城市。會所內的中餐廳，十年前年輕的男女侍應無不精神抖擻接待賓客，今日個個懶洋洋愛理不理；吃一碗廿二塊錢人民幣雲吞麵也要加收百分之十五服務費，伸算港幣就只有中產才吃得起。鄰近其他地區食肆就不止不收服務費，連小費也不要，就算香港化，也不過只收加一而已。舉一反三，便知當地生活指數之高。老表親兒女孝順，知道兩老喜歡那邊生活，負擔得起養老費用，當然不成問題，儘管老人有幾十多年前在東莞酒家吃同樣一尾魚，這這收費已貴三倍。

海闊

蘇狄嘉

規劃天津名人故居遊的行程之初，即收到小忠老師電傳過來有關靜園的資料，她還特別提點靜園作為溥儀故居的歷史意義，「棟建築可以承載歷史的片段，一所院落可以記錄歲月的細節。」

靜以養吾浩然之氣

靜園初名乾園，建造於一九二二年，院落佔地約三千平方米，外圍西式佈局，有前院、後院和迴廊。主體建築外觀為西班牙式磚木結構，西側有外西側，東部為封閉式。樓內房面積很大，突出前廳的陽台和大採光窗。樓內不同房間功能齊備，一應俱全，裝修豪華典雅。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，末代皇帝溥儀於此居住，更名「靜園」，寓意「靜以養吾浩然之氣」。溥儀離開天津之後，靜園幾番易主，歷經變遷，至本世紀初，靜園已住有居民四十五戶，院內、樓內搭建違章建築，成了名副其實的大雜院，空間狀況十分擁擠，存在嚴重的自然損壞和人為損壞現象。

公證處辦事，櫃面設置不同度數老花眼鏡也是奇景，對老人家的體貼，原來已不限於公車上讓座。有家美食店子弧形大門上的寶號由左至右讀是「去得過」，由右至左便是「過得去」，平日內地網民便多類似風趣句子，試問精神生活不好，何來幽默？傍晚返港，公路上車廂外望，樓宇密密麻，車外下望，車如流水，百分之八十銀色房車，排得跟樓宇同樣密密麻麻，見車不見路，路上不見人。難道番禺人都富起來，人人出入無車不行？

琴台聚

孫浩浩

「金翅大鵬鳥！」這是近這兩星期同事之間碰面說得最多的一句話，原因是公司計劃在十月頭舉辦戲劇組的外展訓練營，規定所有創作總監、編導、導演及導演都必須出席，希望藉此加強同事之間的溝通及推銷的能力。我不肯定經過這個訓練營之後，大家在這方面的能力是否就能提升，不過在事前或許應該先提升一下大家的膽量。因為同事聽到這消息之後，都驚惶失措，想出萬千的藉口，包括：感冒、心臟病、M痛，甚至宮外孕，希望能獲得豁免，不用參加。

網上圖片

靜園

虧佬訓練營

其實也難怪大家如此惶恐，因為這班創作與製作的管理層，早已不是十八廿二，大家都已經是中年人，而且佔大部分都在四十歲以上。在一眾導演當中，有不少都屬於煙民，已經可以肯定是中氣不足，不過還好他們經常拍外景，長期習慣通宵達旦的生活，即使要攀山涉水，都未必難倒他們。不過，編審們大都習慣在辦公室裡工作，其中兩位心臟有點毛病，一個個耳水不平，一個個剛驗出有高血壓，還有不少患有中央肥胖症，即是腰圍圍積脂肪，擁有大肚臍的意思，餘下的都是長期缺乏運動，而我更加是只愛享樂，貪生怕死之徒。是故我稱這次的訓練營為「虧佬訓練營」。

再見紅花

再見，香港。我在心裡悄聲說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hi and by變成日子的一部分，而且時時在歲月中上演。一切如此不知不覺，最終形成了生活習慣。登上機場快線，列車以時速130公里前進，玻璃窗外的景色宛若掌握不住的時光，眨眼便成過去。從香港島中環客運碼頭附近的香港站上車，列車剛啟動，馬上經過九龍西，然後便看見青衣，再過去，即時將跨過青馬大橋，接着直達赤鱗角機場。

網上圖片

靜園

靜園